

《文心雕龙》〈辨骚〉篇几个问题之商榷

安 赞 淳*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II. 刘勰〈辨骚〉篇对「楚辞」的评价 |
| II. 〈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文体论」 | 1. 刘勰对「楚辞」的评价 |
| 1. 自列「文之枢纽」 | 2. 刘勰对屈原「楚辞」与其後「楚辞」的不同看法 |
| 2. 从「变乎骚」在「总论」中所具有的意义看 | IV. 结语 |

I. 引言

〈辨骚〉篇，是在《文心雕龙》中历来学者讨论最多的篇章之一。¹⁾ 从此可以显见〈辨骚〉篇在《文心雕龙》里面的重要性和可议性。我们如今观察，学者之间的讨论最集中且其可议性较大者，可举以下两点：

第一，〈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所谓「文之枢纽」是否也就是「总论」？

第二，该如何理解刘勰对「楚辞」的评价？

因为我们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便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部书

* 영진전문대학교수

1) 据牟世金著《文心雕龙研究》页219的统计，仅是自1960年代1988年之间，就有40余篇之多。

的掌握问题。所以，本稿也不辞床上架床之嫌，敢盼有一得之愚可供参考。

II. <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文体论」

这是历来学者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把历来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大分为如下三种来讨论：一、认为属于「总论」；二、认为属于「文体论」²⁾，而不属于「总论」；三、为兼具说³⁾。

关于这一问题，黄侃⁴⁾以来当今多数学者持有第一种看法，但范文澜⁵⁾、陆侃如、牟世金等大学者仍持有不同的见解。本稿虽然赞同第一种看法，但因为既然有陆、牟等「龙学」大师提出不同的看法，故认为我们仍有重新回顾并深入探讨之必要。以下拟举出本稿之所以认为<辨骚>篇是属于「总论」而不属于「文体论」的几个理由，并加以解释。不过，本论文并不打算对每位学者的不同见解，进行一一的介绍或加以反驳。

1. 自列「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知刘勰自己把<辨骚>篇列入「文之枢纽」。因此，我们除非有更有力的论据之前，难以推翻这句刘勰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在

-
- 2) 范文澜、陆侃如、赵仲邑、朱东润、黄海章、杨明照等人基本上持有这种看法，即主张应将<辨骚>篇归入「文体论」。
 - 3)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为数不多，主要的学者有刘大杰、缪俊杰、王达津等(参见牟著《文心雕龙研究》页113)。陆、牟二人除力主「文之枢纽」并非「总论」之外，认为<辨骚>兼具「枢纽」与「文体论」的性质。尤在牟先在晚期著作《文心雕龙研究》中其兼取二说之意更加明显。
 - 4) 《文心雕龙札记》<明诗>页30，谓：「彦和析论文体，首以<明诗>，可谓得其统序」，可见也未视<辨骚>为「文体论」。
 - 5) 王更生认为范文澜是因「不察」，才「把它误入文体论的」。参见他的《文心雕龙研究》页289。

此为参考起见，不妨看看陆侃如和牟世金的不同见解，他们说：

「枢纽」不等于总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看，不仅〈辨骚〉，〈正纬〉也不具备总论的性质……〈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⁶⁾

我们归纳起来，陆、牟二位先生的观点不外集中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刘勰所谓「枢纽」并不等于我们所谓的「总论」⁷⁾。

第二，〈正纬〉、〈辨骚〉二篇皆未具备「总论」的性质，而〈辨骚〉具有「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的性质。

虽然他们在以上所举的文章后面紧接着补充解释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的理由，但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上文，便不难发现他们这种论点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他们所谓「〈辨骚〉、〈正纬〉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是令我们难以接受的。因为若《文心雕龙》是专为在思想方面的「原道」、「宗经」、「徵圣」而作，我们自然也不能把此二篇当「总论」看待，不过刘勰之所以写《文心雕龙》乃是为了探讨「实为经典之枝条」的「文章之道」，即想探讨「为文之用心」的，这一点他自己在〈序志〉篇中很明确地说过。

其次，所谓「〈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的说法，显然违背刘勰自立的体系。〈序志〉篇说明「文体论」之一般结构，谓：「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而我们看自〈明诗〉至〈书记〉20篇的一般体例，可发现大致都遵循这一大原则，但〈辨骚〉篇的论文方式，则并不遵照这一原则⁸⁾，可知王元化⁹⁾等大多

6) 参见《文心雕龙译注》页34~35以及牟著《文心雕龙研究》页99。

7) 牟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阐明「文之枢纽」非「总论」之意。可令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在页133，《文心雕龙》组织结构表时，却列五篇为「文之枢纽」兼「总论」。

8) 牟世金著《文心雕龙研究》页121，认为：「应从「论文叙笔」的实际内容来检验，也就是说，应从「原始以表末」等四个方面来考虑……〈辨骚〉篇四有其三，和整个

数学者所提出的看法是正确而不用置疑的，故认为在此也无庸赘述。即使〈辨骚〉篇真有些牵涉到「论文叙笔」的性质，但因为其「为文」求「变（辨）乎骚」的意义远大于「论文叙笔」本身，所以我们也不能当「论文叙笔之首」来看待。

2. 从「变乎骚」在「总论」中所具有的意义看

「变」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如周振甫所说：「〈辨骚〉，表面上看是辨别「楚辞」哪一些合乎经书，哪一些不合；实际上是如〈序志〉说的「变乎骚」，从「楚辞」中研究文学的变化的。表面上是宗经，实际上是求变。」¹⁰⁾，即刘勰固然「宗经」，但他「宗经」，其目的并不像传统儒者一般在宣扬儒家之道，而是想从经典中学习「为文之道」的。这一点，可从〈序志〉、〈徵圣〉、〈宗经〉等篇的叙述中在在可见。因为刘勰看重「楚辞」从经典「通变」而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故提出学习「楚辞」由「经」的「通变」之道。在刘勰的观点中「通变」是文学作品所以能维持生命力的泉源，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他说：

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我们看来，他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之法时，每把经典看作文学家可「通」而藉以「变」的模范，而把「楚辞」，尤其是把屈原的〈离骚〉当作由「经」「新变」到文学作品的规泉。关于这一点，他也曾在〈辨骚〉篇中申说过：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後，奋飞辞

「论文叙笔」是相同的。」，不过我们看这还是过于牵强。

9) 参见王元化的《〈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一文，收于他的《文心雕龙讲疏》页188~194。

10) 见于《文心雕龙译注》页39。

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时序〉篇也说：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采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

以上，指出了〈离骚〉是继《诗经》而起的「奇文」，也肯定〈离骚〉很成功地完成从「经」到「文学作品」之「变」。此一「变」，是如〈离骚〉般的文学创作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一大关键，所以刘勰才把「变乎骚」列入「文之枢纽」中。

因此，如果就非经典的角度而言，〈正纬〉、〈辨骚〉篇不但能当「总论」，又在「总论」五篇中由「经」转「文」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篇章，同时也具有「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的充分条件。

除以上所讨论之外，刘勰还把作为「文体」之一的「楚辞(或骚)」，纳入到〈诠赋〉中一并讨论，这也是我们应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亦即总论)」而不应视为「文体论」的理由之一。

III. 刘勰〈辨骚〉篇对「楚辞」的评价

1. 刘勰对「楚辞」的评价

这也是议论纷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我们认为刘勰对「楚辞」持有大致肯定的态度是无庸置疑的。而我们看争议的纠结主要在于：刘勰对「楚辞」所下的评语的阐释上，即看似有一些微辞的评语到底是否真有贬意的问题上。

再具体而言，这一问题的纠结主要集中在对于〈辨骚〉篇「异乎经典者」的理解问题上。我们看刘勰所谓的「诡异之辞」、「譎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若单从这些字眼看，怎麼也不能否认有贬意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刘勰对这些方面只有否定态度；但也不必像周振甫那样强分而说：

「异乎经典者」中「诡异之辞」、「譎怪之谈」这两种是仍被肯定，而「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被否定的，又进而以为这些否定来自刘勰的误解。¹¹⁾ 我认为，如此进行微观的讨论是很难达到众所认可的结论的，故应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方可获得较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考虑这个问题时，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宗旨在于探讨「为文之方」，而不在于补缀「经典」。这一点，他在〈序志〉篇中很明确地说过：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这虽是短短的几句话，却透露出刘勰贯穿《文心雕龙》全篇的极为重要的信息：

第一，置「经典」于所有「文章」之上。

第二，由「六典因之致用」的认识看，也充分肯定「文章」之价值。他虽然将「经典」置于所有「文章」之上，不过我们看他却不选择补缀「经典」，而仍选择「文章」，且曾在〈序志〉「赞」中表明自己抱负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由此能较明确地看出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旨趣乃在「文」而不在「经」本身。至于「经」，则不过是为「文」所借鉴的凭藉罢了。即，刘勰虽将「经典」置于「文章」之上，但他没有真正要对两者分以轩轻的意思。因为若真有进行比较的意思，那么他既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却不去治「经」，而转治「实为经典枝条」的「文」，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就中国古代文人，尤其就儒家气息较浓厚的文人而言，「经」与「文」的比较是毫无争论价值和争论余地的。虽说刘勰当时人比起其前代人，已经算很重视「文章」的独立地位，但他们心目中「经典」的至尊地位是始终无以取代的。就这一点而言，刘勰当然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他将「文章」与「经典」并提，已算足以表现了他对「文章」的重视。所以，他对「经典」与「文章」的评估中，两者相形之下所见的差异或缺陷并不损害其对「文章」本

11) 参见《文心雕龙译注》页40。

身的价值肯定。关于这一点，张志岳在他的《〈文心雕龙·辨骚篇〉发微〉一文¹²⁾中说：

由于经典是被看作尽善尽美的原则来论述的，所以可以用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但具体的好作品，总不能像原则那样十全十美，或多或少总会有些出入的地方，屈原的作品在和经典比较之下所出现的四异，正是属于这类性质的……因之，四异之提出也就并不影响作者对屈原作品所作的崇高的评价。如果再进一步去推求，那些贬辞是和尽善尽美的经典比较来说的，但从「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的角度去观察时，那些贬辞却仍可以翻过来加以肯定。

对以上张志岳的观点，我们虽不能完全同意¹³⁾，但认为颇有参考价值。

也许有人还会问，在《文心雕龙》许多处讨论历代各家文章时，多用较明显的字眼比拟於「经典」，并指出文人「文章」的不足之处，又从「文章」的角度去指摘，这一点，该如何解释？这问题，确实不容易回答，而对这问题的回答也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刘勰对「楚辞」的褒贬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回答大概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还是沿续上述的观点，即他将「经典」无论就其内容或者是「文章」的角度，皆置于至尊地位，并没有真正要进行任何批评的意思。这一点，可从整部《文心雕龙》对「经典」无一丝贬意中得以证实。

第二，在刘勰心目中「经典」是不管其内容或形式皆完美的，但他论一般「文章」并不苛求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皆完美，这一点可从〈正纬〉篇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中得知，他并不以「经典」的高标准要求「文章」。即，以「纬书」之「虚伪」、「僻谬」、「诡诞」等「乖道谬典」的性质，远不及「经典」的尽善尽美，但仍不妨碍其为「好文章」，还有助于「文章」。

12) 收于《文学评论》丛刊，第三集。

13) 即，所谓「文章」的角度而言，其「无益经典」并不影响「有助文章」的切入问题的观点，则颇有见地的，不过所谓「那些贬辞却仍可以翻过来加以肯定」的意见，则有待商榷。

第三，他在〈宗經〉等篇論「經書」時皆論及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如何完善，但對「緯書」與〈離騷〉的批評只集中在其「內容」的純正與否，而全未涉及「形式」方面的批評。可知，他只不过想分辨內容方面與「經典」的不同，而沒有從文章的角度進行批評的意思。

第四，劉勰固然對「文章」的內容性質方面也有所要求，但并不苛求「文章」內容如「經典」般地純正無雜。所以，他才能對其內容多「詭異」、「譎怪」、「狷狹」、「荒淫」的「楚辭」給予那麼高的評價。即他認為就「經典」文章的高標準而言，「楚辭」難免有些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為一「辭」、「談」、「志」、「意」。若連「辭」、「談」、「志」、「意」的具體內容的純正與否也一一苛求而又能做到與「經典」一樣，那「楚辭」便與「經典」無二，再不必是「經典之枝條」了。

從以上四點可推知，雖劉勰對「經典」文章與一般「文章」不是等量齊觀，但也不能說，劉勰是褒「經典」而貶「文章」。因為在他心目中二者是無法比較，也不必分以軒輊的。我們也該用這種觀點去理解劉勰對「楚辭」的評語。由此觀點再看〈辨騷〉篇所謂：

《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铸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故能氣往軼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

可知，這一評語實際上不但無任何貶意，而可說是对一文學作品的最高的讚美。因為在他的觀點里「文章」本來只是「經典枝條」，故不管寫得如何好也只能是聖人「經典」的「博徒」（枝條）。而「楚辭」則本來就不是「經典」，而是「文章」。所以对做为一「文章」的「楚辭」，应把他就「文章」而下的評語才可視為客觀正確的，若把他就「經典」文章的高標準而評判的批語視作對一般「文章」的真正評價，那就既不客觀且不妥當。因此，我們也應把劉勰就「文章」而說的「詞賦之英杰」，才能視為對〈離騷〉的真正評語。

2. 刘勰对屈原「楚辞」与其後「楚辞」的不同看法

刘勰固然有时不加区别而笼统地说「楚辞」或「辞人」，以包括屈原及其後之作品及作者，但也有时是明显加以区别而用。因此，所谓「辞人」是否包括屈原也有争议。而这又对我们了解《文心雕龙》如何评估屈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勰在〈辨骚〉篇中明确说过〈离骚〉是：

轩翥诗人之後，奋飞辞家之前。

即他把屈原与辞家区分开来。因此，我们看《文心雕龙》对辞人的评语时也应注意这一点。只要是稍微细心的读者都可发现：整部《文心雕龙》中虽有笼统地批评楚辞之处，但没有一处直接从「文学」的角度指出屈原或其作品而加以批评的¹⁴⁾。因此，在刘勰就「文章」而对「楚辞」或「辞人」的诸多评语中，我们认定有所褒者，应包括屈原在内，而有所贬者均未必直接与屈原有关。

因此，我们由以上刘勰〈辨骚〉篇对「楚辞」的评价这一讨论中，得以窥见刘勰之所以写〈辨骚〉的目的和用意以及〈辨骚〉篇在《文心雕龙》「总论」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

IV.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得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的问题，我们通过举出如下的理由：1)自列「文之枢纽」，以及与「文体论」之一般结构不同；2)「变乎骚」在「总论」中所具有的意义等，结果还是认为是「总论」为妥当，并认为所谓「文之枢纽」也就是「总论」，故无需加以区分。

14) 仅就〈辨骚〉篇而言，有笼统对「楚辞」的批评，而单对「离骚」「屈原」则无一毫贬意。

第二，我们如何理解刘勰〈辨骚〉篇对「楚辞」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因此，我们对于看似有一些微辞的评语到底是否真有贬意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而我们基于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宗旨在于探讨「为文之方」，而不在于补缀「经典」的认识出发，认为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旨趣乃在「文」而不在「经」本身，至于「经」，则不过是为「文」所借鉴的凭藉。因此，他将「文章」与「经典」并提，已足以表现了他对「文章」的重视。所以，他对「经典」与「文章」的评估中，两者相形之下所见的差异或缺陷并不损害其对「文章」本身的价值肯定。即，虽刘勰对「经典」文章与一般「文章」不是等量齐观，但也不能说，刘勰是褒「经典」而贬「文章」。

第三，刘勰对屈原「楚辞」与其後「楚辞」的不同看法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刘勰固然有时不加区别而笼统地说「楚辞」或「辞人」，以包括屈原及其後之作品和作者，但若仔细翻检，便能发现他还是加以区别而用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刘勰就「文章」而对「楚辞」或「辞人」的诸多评语中，有所褒者，应包括屈原在内，而有所贬者则未必直接与屈原有关，也应不为过。

第四，我们凭据上举第二，第三的讨论结果，即从「楚辞」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所占的分量看，足以佐证第一条〈辨骚〉篇不可能是「文体论」之首，而应是「文之枢纽」也就是「总论」的事实。

关于〈辨骚〉篇的问题里面，除了以上所讨论的以外，刘勰之所以写〈辨骚〉篇的最主要的目的，究竟在于「宗经」，还是在于「求变」，也是与上述的课题有密切相关的一个课题，只不过因为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¹⁵⁾，所以将来有机会想再深入研究一番。

15) 关于这一问题，比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读本》页290，认为〈辨骚〉篇充满卫道精神，其目的在「宗经」；而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页39则认为表面上是「宗经」，实际上是「求变」。

〈参考资料〉

-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文史哲, 1973.
-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里仁, 1994.
-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上海古籍, 1982.
-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 齐鲁书社, 1984.
- 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2.
- 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 文史哲, 1988.
- 王更生,《文心雕龙研究》 文史哲, 1989.
-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一、二辑)》, 1995·1996.
- 李庆甲,《文心识偶集》 上海古籍, 1989.
- 张志岳,《〈文心雕龙·辨骚篇〉发微》(收于《文学评论》丛刊 第三集)
- 王运熙,《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收于《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 1986)
- 周振甫,《谈刘勰的「变乎骚」》(收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二辑)
- 珊得拉义,《刘勰的「文之枢纽」》(收于《文心同雕集》 成都出版社, 1990)
- 彭铁浩,《「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性格研究》 中国学志 第6辑 启明大学校 中国学研究所 1990.
- 李清良,《〈文心雕龙〉方法论体系之梳理与评价》 中国文学研究 199403(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199501)
- 漆贤泉,《刘勰为什么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 荆州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503(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199510)
- 贾岸/张永昊/刘树芬,《〈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蠡测》 临沂师专学报 199504(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199605)

- 陈允锋, <论刘勰的道与「文之枢纽」的关系> 沈阳师范学院 社科版 199805
(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199912)
- 张利群, <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社会科学 辑刊 1999年 (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199907)
- 李平, <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905(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200002)
- 张少康, <刘勰的文学观念>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04 (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200012)
- 汪春泓, <关于纪昀的《文心雕龙》批评及文学思想之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05 (收于《中国古代近代研究》 200202)

K C I

〈국문초록〉

이 논문은, 비록 표면적으로는 기존의 〈변소(辨騷)〉편을 다룬 논문과 대동소이한 것 같지만, 기존의 논문들이 주로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변소(辨騷)〉 전체의 내용에 주안점을 두거나 무슨 고증이나 자구의 해석에 치중한 것과 각도를 다소 달리 해보았다.

평소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변소(辨騷)〉과 관련 논문을 읽으면서, 대다수 논문들이 몇몇 쟁점문제를 둘러싸고 벌이는 자구 해석을 통한 부분한 견해들을 보면서, 이렇게 보면 어떨까 하는 소견을 피력하는데 주안점을 두었다.

그러므로, 이 논문에서 언급하게 되는 쟁점 문제에 대해서는 이미 많은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 대가들이 수많은 공방을 한 터이기 때문에, 굳이 세부적으로 하나하나 따지면서 누구의 어떤 점이 이래서 옳고 그래서 그러다는 식의 토론으로는 진전을 얻기 힘들다고 판단하였다.

본 논문의 주안점을 주로 “Ⅲ. 劉勰〈辨騷〉篇對「楚辭」的評價” 가운데에서 특히 “1. 劉勰對「楚辭」的評價”와 “2. 劉勰對屈原「楚辭」與其後「楚辭」的不同看法”를 통한 유험(劉勰)의 초사(楚辭)에 대한 관점을 통해서, 다시 본논문 II장 부분의 문제로 돌아가서 “變乎騷”가 전체 총론에서 어떤 중요한 위치를 점하는가를 살펴볼 수 있도록 하는데 두었다.

이는, 우리가 “변소(辨騷)”를 어떻게 볼 것이냐의 문제에 있어서, 우선 유험이 <이소>나 초사를 어떻게 생각하는 지를 제대로 파악하여야, 유험이 <변소>편을 어떤 맥락에서 썼는가를 짐작할 수 있고, 전체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에서의 “변소(辨騷)”의 의의를 정립해볼 수 있겠다고 생각했기 때문이다.

그리고 또 <변소>편을 총론으로 보느냐, 문체론으로 보느냐는 또한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의 창작의도도 직접적으로 관련이 있기 때문에 창작의도에 대한 이해는 이 문제를 해결하는데 있어서 매우 중요한 선결과제이다.

즉 우리는 <변소>편에 대한 올바른 이해를 통해서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의 창작의도를 짐작할 수 있겠고, 또 <서지(序志)>편이나 기타 편장에서 반영하고 있는 유협(劉勰)의 창작의도를 통하여 《문심조룡(文心雕龍)》에서 차지할 <변소>편의 위치를 확인해 볼 수도 있다고 생각한 것이다.

그래서 사실 제목에서 몇 가지 문제를 다룬다고 하였는데, 물론 각기 나름의 문제이기도 하지만, 결국은 서로 매우 밀접한 연관성을 지닌 한 가지 문제이기도 하다.

주제어 : 文心雕龍, 辨騷, 劉勰

